

笔下磅礴是山水

——画家陈明玉印象

杨丽媛



峭，并将山与云、山与树完美结合，呈现一种云在山中游、山在云中立的空灵状态，画作中多有鸟雀、幽亭、小桥、瀑布、人家，布局奇巧，笔墨从容，远山由近及远逐步推进，凸显空间感和纵深感，营造出的画面意境悠远，层次递进，感染力强，将中国水墨画的“气韵生动”和“以形写神”呈现得淋漓尽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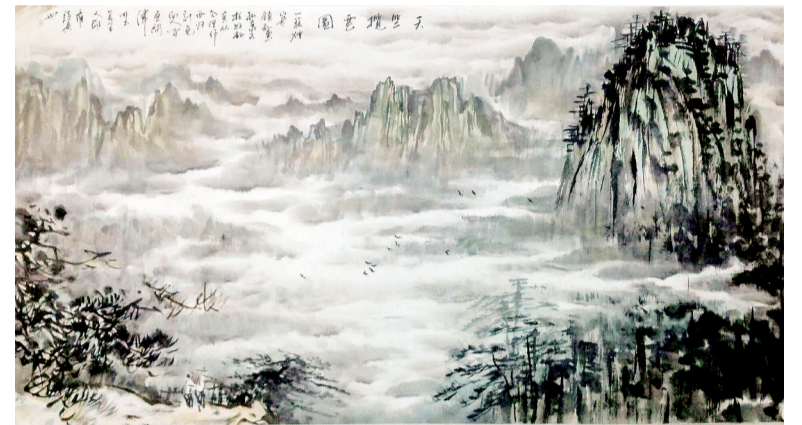
梅、兰、竹、菊是国画创作中惯用的素材，也是明玉老师心中的挚爱。轻盈的画笔勾勒出梅花枝干的遒劲，再着笔轻描，梅的枝干和花朵便生动地呈现了。运用侧峰布置好背景，山石中的一株兰花便带着清新的泥土味道，欣欣然地盛开了，叶脉挺拔，姿态飘逸，仿佛可以闻到那股醉人的香气。画竹，他从下往上拉，笔力劲道，再填竹枝、竹叶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。菊花的画法比较独特，细长的叶子紧紧围拢，花瓣润如玉、轻如纱，真是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。明玉笔下的“四君子”高洁傲岸，幽雅空灵，表现了画家虚怀若谷、冷艳清贞的人格魅力和根植于血脉中的民族精神，笔下的一草一花、一石一木都负载了画家的一片真情，从而使草木花石除了原有的意义，更被赋予了新的内涵，也是自身人格襟抱的象征和隐喻。

作家用文字表现世界，摄影家用镜头捕捉美好瞬间，而画家则是在一纸白宣上描绘自身的风骨与生命的激情。明玉的笔墨追逐着一块山石，轻描着一朵白云，着意于一株兰草，水与墨自然地交融，浓墨、淡墨、黑、白、灰表现出来的静、透和古朴，不仅是明玉老师心中中国山水的自然姿态，也是他淡泊人生的写照。

胸中有山水，笔下绘乾坤。山水画是中国画中最能体现中国文化根基、中华民族精神的画作类型。山川河流滋养着大地上的生灵，更给了文人墨客、艺术家们永不枯竭的灵感，山水的变幻里蕴含着诸子百家的智慧结晶，更是画家文化积淀、文学修养的呈现。明玉老师对于山水的情操，发

于心，诚乎情，他的审美、他的人文精神、他对中国文化的表达和传承都付诸笔端，泼向一幅幅白宣，智慧、情趣、诗意从唯美的笔墨语言中深深地透露出来，浪漫又富有理性。

清幽的画室，清雅的风，每个来到惠风堂的人都被他那浓淡相宜的画作所吸引，也许是一抹斜阳，也许是一树桃花或一盏古灯，会突然触碰到你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，让疲惫嘈杂的内心突然安静下来，灵魂得到净化，心灵渐渐变得澄澈、惬意，生命得到了滋养，获得了真正的安宁和由内而外的舒心和自由，那是心灵之间产生的共鸣，也是中国水墨画之美带给人们的巨大能量，这能量在慢慢地传递，给予人们面对复杂人生的无穷力量。



艺术人生

一幅丈二的水画卷在他的笔下徐徐铺开，蜿蜒于群山峻岭中的长城映入眼帘，高耸的烽火台没入远处的云雾里，忽隐忽现，秦时的长城如一条腾起的巨龙守护着祖国的壮丽河山。山势陡峭，云雾缭绕，山林层峦叠翠，山下桃花盛开，不仅让人想起毛主席的诗词“望长城内外，惟余莽莽，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”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”的豪迈和激情。

在众人啧啧的赞叹声中，我见到了此画的主人——陈明玉先生。瘦黑的脸庞，清澈的眼眸，亲切大方的举止，让人如沐春风。真是画如其人，人如其画，质朴温润，明亮浑厚。

他的画室名曰“惠风堂”，画案上油彩斑斓，画几上笔墨颜料颇多，墙上总是挂着未画完或者未干透的画作。

中国水墨画讲究神韵和境界，讲究诗意和悠远的意境，明玉的画作更是力求深入生活而高于生活，继承传统而不拘泥于传统，追求有情、有趣、可居、可游、可赏的一种艺术高度。画山，远处画形，近处画质；画水，或静水流深，或水波涟漪……

他并不拘泥于山水的形态，而是力求呈现山势的磅礴大气、山峦的高耸入云、山石的嶙峋陡

任庆云与《商略》

雷家炳

舌尖上的商洛

镇安霉豆腐

杨建东

周末，开车送朋友回家看望父母，临走的时候，朋友的父母送出好远，才依依不舍地看着我们开车远去。我的心里也感觉酸酸的，好久才回过神来，忽然闻见车里飘来一种久违的家的味道，我问朋友是什么好吃的，朋友在副驾驶位上拿出一个包装得很严实的罐子，说是他妈妈做的辣子豆腐，并且给我也装了一罐。

朋友所谓的辣子豆腐，就是豆腐乳，我们有时候也叫霉豆腐，是我们镇安人从小就熟悉的味道。我的记忆一下子回到了遥远的童年。

那时，我还在睡梦中，母亲和父亲就用家里的石磨吱吱呀呀地开始磨豆浆，等我早上醒来，一锅洁白的豆腐已经冒着热气晾在篮子里面了。

豆腐晾凉了以后，母亲细心地将它切成两三厘米见方的小块，用洁白的纱布盖好，放在温度相对恒定且没有光亮的地方，最好是家里放红薯的地窖，因为那里温度比较固定。等到豆腐变黑发霉，上面长出白乎乎的长毛后，拿出来，撒上盐、辣椒面以及五香大料细末，浇上少量白酒搅拌均匀，装入坛子密封一段时间，就可以拿出来食用了。

那时候，上顿下顿都是糊汤饭，而霉豆腐是最好的下饭菜。当然，最好吃的是霉豆腐蒸肉，只是早些年缺吃少穿，很少能吃上肉，霉豆腐蒸肉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次，那滋味，没吃过的人是很难体会的。

朋友的父母已经70多岁了，我能想到他们和我的父母一样，细心地做好霉豆腐，等着回家的儿女享用，儿女走的时候，再满满地装上一罐给他们带上，让儿女在远离家乡的地方，有一种甜蜜的牵挂。



院侍讲童承叙和知州刘承学皆称其“怀南任子”，知县李鸿渐则称其“乡大夫任公”。

任庆云实为学官教谕之职，而非“官至陕州知州”

首先，从其《送陈州王子虞夫之任商南序》中“王子虞夫举于乡，与余同游太学十年，取进士不得。惟铨部欲守令惟其人，以虞夫往”之记载看，王舜民系河南陈州人，嘉靖八年（公元1529年）由举人任商南令，说明此时34岁的任庆云仍在国子监太学读书。

其次，从其《泮官夜话诗序》中“吾于商南得嚮道交三焉，学训陈子，自明山来；学训陈子，自定远来；学训张子，自常德来，皆以明经分教商南。温乎其容，属乎其声。益润泽荷，兼暇如平生欢。合志同方，营道同术”之记载看，即与合志同方，营道同术，显属同官为教谕无疑。陈厚，四川定远县人，正德十年（公元1515年）由监生任商南县教谕。陈应祺，四川雅州名山县人，嘉靖五年（公元1526年）由举人任商南县教谕。张琪，湖广常德府人，嘉靖十年至二十年（公元1531—1541年）由监生任商南县教谕。即明其嚮道为教谕。

其三，与其同游太学十年取进士不得的王舜民，尚且才被吏部破格提任商南知县，而未选中的任庆云怎会任知州了呢？何况古时，只有殿试为进士方可任知县，凡未取进士的太学监生，惯例皆任教谕、训导等学官之职，哪有任知州的可能？况且经考，明嘉靖十六年（公元1537年）陕州知州系同春在任，而陕州历年知州名录中并无任庆云其人。

任庆云与《商略》之渊源

任庆云为“商洛志书第一人”，言不为过。然而，关于任庆云编纂《商略》之详情，诸多述说不一，且又混乱不清。笔者对《商略·商南县集》注疏后，方得以理清其来龙去脉。

首先，任庆云系于嘉靖十四年（公元1535年，系乙未年）春，坐俸解印而回归商州故里，首撰《商略》得成。明代学者童承叙为之《序》曰：“怀南任子，义重桑梓，恒念念于志，思绳往而靡来，远稽于坟典，博采于谱牒，咨询于故老，参订于儒绅，数月而志成，更名曰《商略》。谓商之大略也。属予序之首简……公信信，断而裁，纪录而考以便也，往存而鉴自昭也。商民其永赖乎！”

童承叙，字汉臣，一字士畴，明代湖北沔阳人，正德十五年（公元1520年）进士，学者、史学家、文学家，长于诗和古文，嘉靖皇帝老师。嘉靖二十一年（公元1542年）请准归籍，不久病逝。所撰《沔阳志》与康海的《武功志》、王九思的《鄂县志》被誉

为“海内三名志”，著有《内方集》。可见此《序》系其离职前之作。

其次，嘉靖十五年（公元1536年，丙申），陕西布政司右参议萧廷杰抚治商洛道时，“谓商为关西大郡，当有以传其文献。于是取任庆云《商略》参校更定，而成是编。”再从明代文学家康海“序”中“笔虽乘于任氏，而斟酌损益一出于萧子”与“明兴百六十八年”之记载，即可知其刻印于嘉靖十五年，即任庆云回归故里的第二年。此为商洛历史上第一部《志》书，后散失而未见其刻本与稿本，只有《序》文存世。

其三，嘉靖三十年（公元1551年，辛亥），山东寿光刘承学“复自晋如商”任知州，“暇日乃取怀南任子《商略》细观而考之”，大加赞赏，叹曰：“是诚足徵也已！”即思其任临洮府通判时创辑《河州志》之举，遂在任庆云《商略》之原体格基础上益损兴革，同时，命下属各县修志以附，翌年（公元1552年）纂修商志得成，仍用《商略》之名并作序。又咨请任庆云订正后，“乃遂授梓梓”。在“板录梓印”之际，刘承学又邀正德进士、明代文学家、《陕西通志》总纂、商山书院山长马理为之作序。刊本首为《州志》，次为《地理》《建置》《学校》《典制》《官师》《选举》《人士》《杂述》八卷，被誉为“龙图志，明简而瑰”。从马理《序》中“爰有刘侯，咨于任君。矢志协力，扬兰扶芸。萃而笔之，旁及丝枲。溯而登之，极于典坟”之句即可明其原委。

其后，因兵燹匪患与战乱连年，商州城居多次被毁，《商略》绝迹已久，唯有序文传世。后据天一阁藏书索引，发现台湾故宫博物院尚藏有《商略·商南县集》绝版孤本，北京国家图书馆将其影印件引回馆藏。1983年11月，我们从北京将其影印件复印了回来。

从这部明嘉靖三十一年（公元1552年），由时任知县“李鸿渐创辑，任庆云重编”的《商略·商南县集》序文中“郡公龙洋翁（刘承学）修郡志，将以下邑附也。鸿渐于是役也……而商南之志终焉。……于是，质诸郡公，曰‘可矣’！乃又咨请乡大夫任公订正而后传焉”，以及教谕朱朝弼末序《跋》中“朝弼始承郡公龙洋老先生命，编商南志。首谕以贵实、贵备、足德、足功。朝弼仰而叹曰：是欲信诸远，传诸后，不愧诗书之所称……朝弼奉命，惶惧庸劣弗称，乃率诸生远求博采，披拾往事，强成是帙上之。公乃亲为披阅，删其舛异，正其条格，事核词简。与初意令既犹不足，仍命朝弼参订而益之，更考诸典故，访诸君议，复得其一二以成是编。再上，曰‘可矣’。乃因授梓梓”之记载，更加明确其来龙去脉，亦可见《商略》中的《商略·商南县集》系由时任商南县教谕的新乡朱朝弼纂。

商洛文史

近年来，有关任庆云的资料多见于报端，其中最为详细的，莫过于“泉水叮咚响不断”先生的《商洛志书第一人》。然而，同其他资料一样，文中只有“任庆云，字怀南，少时随父，身居府衙，拜名师，终就博综经籍子史，尤长诗赋之能力，正德八年（1513）中举，任陕州知州。至仕回乡，首撰商州第一志《商略》”的简短记载，不仅其生平不详，其“官至陕州知州”亦属不实，尤其是将撰写《商略·商南县集》末序《跋》的朱朝弼，讹为了撰写《商略》末序《跋》之人来看，对于任庆云编纂《商略》之详情亦不够了解。

笔者在对《商略·商南县集》的点注中，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，对任庆云生平、事迹及其与《商略》之渊源进行了考证，以供读者明鉴。

任庆云的籍贯、生平与社会关系

据有关史料记载，任庆云，字怀南，商州东秀里（今商州区刘湾街办）人。其祖籍为陕西西原三原县，元末明初，其祖自三原碑石村迁商定居。曾祖父任亨，明举人，曾任齐东（今山东邹平县一部分）县丞。父任经，成化十九年（公元1483年）举人，先任山东莱州通判，以清廉著称升任兖州府（今山东兖州区）同知。其爷爷任英因儿子任经之功亦被地恩封府同知。其叔任纶，字廷绥，成化中领新设商南县衙门学符印，兵部主事蔡拭《赠述任廷绥序》中称“盖知道义得家承之”。

任庆云少时随父，身居府衙，拜名师，终就“博综经籍子史，尤长诗赋之能”。正德八年（公元1513年）中举，“游太学十年取进士不得”，后官教谕之职。“乙未（公元1535年）之春，坐俸解印”，至仕回乡，撰《商略》，另著有《怀南漫稿》四卷、《拟官词》一卷、《艺赞》一卷。

从其《消暑赋》中“乙未之春（公元1535年），坐俸解印”“怀南子本栖岩谷，谖入泥途”以及“年过四十便西归”“天涯南北几重山，千里商云是故乡……”等诗句即可推算出，任庆云生于弘治八年（公元1495年），正德八年（公元1513），他18岁中举。后入国子监，嘉靖八年（公元1529年）尚在上太学。后官任教谕，嘉靖十四年（公元1535年）春，因遭谗言诽谤获罪而解印，去职还乡，自谓“胜比风流陶靖节，归来三迳赋沧桑”，而著《商略》。其自称“郡人”，通政司右通政马理称其“任君”，左庶子兼翰林